

完全版

天龍八部

再見無名

馬榮成 著

遠方出版社

風
九霄新以驚天

一運風雲便似

金麟堂生池中



風雲際會海內游

九霄龍吟驚五

一運風雲湧化龍

金龍呈祥池中物



ISBN 7-80595-513-1



9 787805 955131 >

ISBN 7-80595-513-1/1 • 219

定价：260.00元（全套12册）

風 雲

⑤

再 見 无 名

马荣成 著

远 方 出 版 社

内容简介

剑乃兵中之王，练剑之人更是追求剑道，有剑胆、剑魂、剑王、剑圣诸多追求，此书却是关于应雄和无名成为剑皇与天剑的故事。

剑圣打遍武林无敌手，找到不虚大师，不虚指明东方有剑皇和天剑，比剑圣等级尚高。剑圣不服，找到慕龙府，从将军慕龙妻的腹中胎儿感受到万剑之王的无量剑气，便留书相约十九年后来战这尚未出世的小儿。慕龙夫妻怕儿子不敌，便收了一个义子，代替十九年后亲生儿子与剑圣之战。这个义子便是无名。

相学家说无名是孤星格，无名拜一个师，其师总会因各种原因死去。无名拜了八个师父，十一岁时便已武功大成，回到慕府，正遇刺客，无名以身挡剑，仍不能救慕夫人一死。慕龙怪罪无名，百般折磨。应雄受其母临终之托，百般刺激无名的斗志，二人终于剑池剑山得到“英雄剑”，感应了上古大剑师的“莫名诀”。

但无名偏在“英雄剑”一战中失去了内力，并且心灰意懒不愿再习武。应雄为了刺激无名的斗志，假作答应其父要他投靠金国的要求，并言明无名只要能打败他，他就可以不投靠金国。这办法果然使无名斗志激荡，拜在了剑宗名下，以“万剑轮回”之术恢复了内力——只可惜应雄，却在江湖上背上了一个叛国的罪名……。

主要人物表

(以出场先后为序)

慕应雄——剑中之皇，武林中剑术修为仅次于无名者。与无名一起坎坷一生，兄弟之情却始终不渝。

剑圣——为剑而生、终日练剑，一听说何处有剑道高手便不顾一切赶去求证。

无名——天剑无名，剑术修为达到了练剑者最高级别的唯一一人。

小渝——夹在应雄与无名之间委曲求全的一个纯情少女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我卖掉了英雄	(1)
第二章	孤 星	(54)
第三章	无名一岁	(114)
第四章	无名十一岁	(121)
第五章	无名十六岁	(152)
第六章	剑 魂	(180)
第七章	大剑师传奇	(195)
第八章	英雄低首	(215)
第九章	火 凤	(236)

第十章	最后的秘密	(254)
第十一章	家	(270)
第十二章	惊艳一招	(299)
第十三章	缘何无名	(344)
第十四章	万剑轮回	(357)
第十五章	杀 情	(1)
第十六章	最强对不败	(40)
第十七章	战吧战吧战吧	(64)
第十八章	狂傲一生	(102)

第一章 我卖掉了英雄

天下会，仿佛是一切情愁恨怨的“终站”。

步惊云聂风，孔慈断浪，一千人等经过无数兜兜转转、曲曲折折、寻寻觅觅、凶凶险险，到了最后最后，还不是要回来这个地方？

天下会，又仿佛是一个——墓。

所有痴情儿女的墓。

因为天下会是一个只许斗争、不容有情的地方。

无论是男是女，于天下会内生情，就如同自掘坟墓。

如今，便有四名男女，正一步一步再次接近这个痴情坟墓。

这四名男女是——

断浪。

孔慈。

聂风。

以及自身原是坟墓、已不用再畏惧任何坟墓的——死神步惊云！

是的！步惊云确像是一座坟墓！

这是聂风与他一同赶路数天后的感觉！

日夜兼程，已经赶了五日五夜，距离天下会还有三天的路程，聂风用心一算，纵使三日后回到天下会，还有充裕时间以解药救回幽若，总算暂时救下心头大石。

一直昏迷的孔慈，却仍没在马车内苏醒过来，而中了蓉婆

“失心渡”的断浪，还是呆若木鸡，然而聂风并没为二人担忧。

他曾仔细探视孔慈经脉，知道她并无大碍，她迄今犹不醒人事，或许全在她的脑海多年来皆惯于与黑瞳的精神并存，目下黑瞳复仇的精神已离她而去，她需要一段日子休养生息，所以苏醒是迟早的事。

至于断浪，更是不用操心，蓉婆曾对聂风提及，失心渡只会维持一个月，一个月后，断浪就会安然无恙。

反而，聂风最担忧的……

是步惊云！

步惊云已经五天没有张口与他说话了。

骤眼看去，他真的已成为一座令人无限畏惧、不敢接近的——坟墓！

从前，聂风也曾尝过与步惊云一起上路的滋味，步惊云尽管冰冷，惟在聂风三番四次、“苦心经营”地逗他说话之下，他亦会爱理不理地、微微作出一些简单回应。

毕竟，死神虽然看来冷酷，但对聂风，总像暗暗流露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……

步惊云对他惺惺相惜，可能只聂风身上，有一些他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——那种令人看上去感到无限温暖的笑容。

和聂风的眼泪。

可是，在这五天夜以继日的赶路途中，步惊云却一反常态，无论聂风如何千方百计、出尽“九牛二虎之力”逗他说话，他居然连平素最简单的回答也欠奉！

他仅是直视看前方，直视着回天下会的茫茫前路，神情如同铁铸，五日来也没有变视表情。

是什么令本已沉默的他更趋沉默？

是什么令本已像死人的他更变本加厉，进而像一个坟墓，心的坟墓？

聂风暗暗推详，发觉自从黑瞳终于得偿平生夙愿、雪尽如山血债之后，步惊云便已开始如此，难道……

眼前这个他从不知道其身世、从不知道其出处、从不知道他为何成为难霸弟子的云师兄，他如迷般的背后，也有一段不为人如像黑瞳那样的深仇血恨？

故此他这数天才会暗有所感的，把自己葬在自己心里的坟墓？

再不想与任何人说半句话，尽管是聂风……

聂风自想，便愈是不敢再想下去，他其实早已感到怀疑，在西湖那一次步惊云由阿铁回复死神的身后，雄霸本认为他已死去多时，步惊云其实不用回去受雄霸的劳役，他为何毫不考虑，便再次踏上回天下会的漫漫征途？

更何况，似步惊云一个如此桀骜难驯，冰冷不屈的死神，亦绝不应会驯服于雄霸之下，甘心当雄霸的二弟子，为其效命，步惊云总是忙着赶回天下会，那在天下会内，是否……

有一些他很想得到的东西，例如……

仇人的头颅？

想到这里，聂风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徐徐回望正于他身畔策马的步惊云。

如果步惊云真如聂风假设，是为了一段深仇，才会回到天下会的话，那末，步惊云这个男死神，便较黑瞳那个女死神，倍为可怕……

黑瞳纵然仇深似海，她的人却其实早已死了，不死的，只有她永不熄灭的复仇火焰，然而，步惊云还没有死，他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！

任他拥有不哭死神那个令人惧怕外号，任他曾拥有摩诃无量的盖世无敌，始终……

他也只不过是——一个人！

人有人的弱点，人有人的痛苦，人的心会时有内伤，如果他真的背负血仇，却又能不向任何人泄露，默默背负其复仇使命，那末，他的心所承受的悲痛，肯定比黑瞳更甚！

至少，黑瞳还有她的主人、雪达魔与及魔娘，命明白她的痛苦。

能够默默承担所有人留给他的痛苦，到头来仍是城府极深、不动声色、不哼一声的，那这个人，必须具备钢铁一般坚定的心、不能不报的仇，这个人确实相当可怕……

可敬！

与可怜！

甚至比老父失踪、娘亲弃他而去的聂风，更可怜！

聂风已不忍再想下去！也不想再忖步惊云的过去与及将来的莫测动机！

步惊云至今既然不想说话，聂风也不想再骚扰他！二人就这样默默的驱策着马车前行，一路之上亦再无任何交谈。

直至……

直至黄昏，当二人的马车飞驰至一条清澈的小河边时，步惊云突然勒马！

聂风一怔，不明白步惊云何以遽地勒马，唯有也一同勒马！

他愣愣问：“云……师兄，我们还要走一段不短路程才能投栈，你为何不走了？”

步惊云并没作声，只是静静盯着清澈的河水，眉头深皱，似是有所发现。

聂风不期然顺着他的目光瞧去，却见河面并无异样，不禁又问：“云师兄，你在看些什么？”

达一次，一直不但说话的步惊云终于张口，吐出一句令聂风极度其名其妙的活，但听他缓缓道：“我，在看——”

“水的感觉！”

水的感觉？

连水，也会有感觉？

聂风闻言当场哂笑，心想他这个云师兄定是闷得发慌了，居然说水有感觉，惟不消刹那，聂风再也笑不出来，缘于此时……

就连他也感到，河水之中，有一股特别的感覺幽幽传来！

那是一股很特殊的感觉，一股似有似无、疑幻疑真的高手感觉！

神话感觉！

神有神的感觉，魔有魔的感觉，在聂风与步惊云所遇的神魔之中，都给人一种霸道无匹，唯我独尊的盖世感觉。

然而，此刻从水里散发而出的感觉，却恍如一个神话传奇一般，虽绝顶而不霸，虽豪情而不烈，一切恰如其分，不温不火，淡然，完美，一如神话。

神话，本就不是真正的存在。

神话，本就因世人的渴望与景仰而生……

但，河水原是清澈见底，一眼便能看出河下并无任何人或别物，甚至亦无鱼虾，感觉何来？惟聂风不愧是聂风！他很快便明白过来，河内虽空无一人一物，那股神话般的感觉却是真的存在，因为那是一般——残留下来的气息！

习武的人大都明白，不同的人，身上都蕴含不同的“气”、不同的感觉，尤其是内力深湛的高手，他们的“气”更是无法掩藏。

不过，亦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，便是不仅人有人“气”，就连世上的一草一木、一石一花、一水一潭，亦有它们独特的“气”。

故此，若一个拥有“神话”级气势的人路经这条小河，更曾于河边洗脸的话，那么，河水的气，便会拥有神话的气，甚至在此人高去之后，仍历久不散。

可见此人气势之无两，功力之深不可测！

当然！寻常人家，又怎会瞧出河水留有特殊感觉！纵是一

等一的武林高手，亦未必能一眼看出留在河水内的气息，但，超级高手便不同了！

步惊云与聂风已能看出残留在河内的神话感觉，是否表示，他俩，已是超级高手？

神魔一般的超级高手？

也许是的！尽管步惊云与聂风在对付紫衣老大时大耗元气，如今仅各余半成的摩诃无量，惟半成摩诃无量半竟仍是摩诃无量，毕竟仍是只应神魔才拥有的超级力量！

故此，步惊云与聂风能发觉那般似有似无的神话感觉，原亦不足为奇，最奇的是，正当二人思忖之间，平静的河面……

骤起奇变！

蓦听“蓬”的一声！平静的河面霍地暴起一道尺粗水柱，如剑朝天激射，直射上三丈高的半空，方才复再“碰”的一声，如烟花一般爆开、飞散、湮灭，好个一时之奇观！

好精彩！如果那个人只是于河边洗脸，即已能把自己的气息留于河水之内，待上若干时候，河水内的气息竟会化为实质的力量，宛如山洪暴发，这个可能曾在河边洗脸的人，想必是一个——神话一般精彩的绝世高手。

然而，这个神话般的高手，何以故意在河内留下会突然爆发的力量？此人究竟有河目的？是否……

他故意以此惊人气势，警告所有已柱意或想找他的人，快快收手，绕道而行，别再近他半步，别再阻他归隐，否则……？

刚才留在河内的神话感觉，其实只是一种——温柔警告？

聂风看着逐渐回归平静的河水，不由惊叹道：“云师兄，虽然我们还有三天路程便会回到天下会，但，如我们不绕路而行的话，相信在这三天的路程之中，一定还会遇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这三天的路途，一定不会寂寞了……”

步惊云闻言，依旧木无反应，候地，他手中马鞭一拍，便已再

策马起行！

聂风唯有也挥动马鞭起行，惟其脸上，却不期然泛起一丝会心微笑。

只因为，步惊云此刻策马所行的路，并没有绕道！

是他害怕路途寂寞？故才会刻意不改道？是要赶上一场热闹？还是因为，他从不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改变——自己的路？

纵使明明知道是错，他还是会一意孤行的走自己决定的路？

一直的错下去……聂风当然不会了解，步惊云此刻的心究竟在盘算什么！

只有步惊云自己知道，他不绕道而行，全因为他很想再见一个人，一个他已多年没见的人，一个他很想再见的人——黑衣叔叔！

黑衣叔叔，是当年仅得十岁的步惊云，毕生首次遇见最强的一个超级高手！也是最令步惊云猜不透、也不知其过去的高手！

黑衣叔叔的超级风范，以及他的谜样功力，绝对与黑瞳主人那种过于“明目张胆”的无敌功力背道而驰，他，永远含蓄、内敛、沧桑、沉默，永远像一个哀伤的神话，一个早已在江湖淹没、却又不死的神话……

适才，也是那股淹于河内的神话感觉，令对任何大小事默不关心的步惊云倏然顿足，因为那种泰山崩于前也不为所惊所动的感觉，他实在太熟悉了，他肯定河内那股感觉，确是黑衣叔叔留下！

也只有他，才配称为神话！也只有他，才会在不哭死神的心内，留下无法磨灭的深刻印象！如果当年不是因为他与步惊云复仇路上各持己见，到后来各走各路，相信今天，他已是步惊云最敬佩、最口服心服的——恩师！

然而无论二人能否成为师徒，他，仍是步惊云今生今世……

最敬重的一个人！

他很想再见他，他很想告诉他，当年矢志要独自报仇的霍家最后一名幼子——霍惊觉，还没有死！

他要黑衣叔叔知道他还没有死，并非要向他炫耀自己当年矢志复仇的信念绝对正确，而是……

他想他安心！

他知道以黑衣叔叔的性情，当年尽管让步惊云自行离去，也一定会为他将要面对的道遇面惴惴不安。

所以，他只想尽快再见他，让黑衣叔叔看见当年冥顽不灵的霍惊觉……

如今已平安长大成人。

可惜的是，黑衣叔叔的行踪，仍是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步惊云与聂风尽管并没绕道而行，唯一路之上，却再无任何不可思议的发现。

聂风但见步惊云横冷的一字眉儿已皱为一面，神情虽仍冰冷如昔，惟目光之中，觉似有点焦躁，不禁奇道：“云师兄，我总感到……一路之上，你惊在寻找一些什么对你异常重要的物事似的，你，到底在找寻什么？”

步惊云并没及时回应，良久，方才缓缓答道：“我，”

“在找一个——”

“神话。”

“一个——”

“传奇。”

神话？传奇？聂风一脸惑然！步惊云今日怎地总是神秘兮兮的？总是话中有话？兮他也横不着头脑？

惟一值得庆幸的是，此刻步惊云所说的话，却是聂风至今所听的“步惊云语录”当中，最接近人的一句“人”话。

皆面步惊云向来说话，语调都是冷冷的，惟此刻步惊云的语

调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听来并不冰冷，且还有点若有所失似的，可以说是有点“人”味，就像他已失去了一个他仅存在世、唯一一个至爱亲人的踪影……

谁是连不哭死神步惊云也要念念不忘的亲人？

恩人？

聂风向来都不清楚步惊云在未加入天下会前的过去，此刻更是好生纳闷，正欲相问，惟就在此时……

步惊云蓦地斜眼一扫他俩所策马车左边的草丛，吐出三个字：“有——”

“杀气！”

聂风也同时感觉到了！他连忙一个鲤鱼翻身，便跃上马车之顶，反应之快，绝不让步惊云专美。

甫上车顶，聂风再朝步惊云目光扫描的左边草丛望去，由于居高临下，聂风的视野较坐于马上的步惊云远阔不少，可是极目眺去，聂风仍未发现左边草丛内有任何可疑高手，而刚才那股杀气，亦已一纵即逝。

只是，穿过这个草丛的百丈开外却有一间简陋的茶室。

有人在卖茶。

也有人在喝茶。

如果步惊云与聂风适才所感到的杀气真的存在的话，那末，杀气的主人，如今可能已身在……

那个茶室亦未可料。

聂风忽地回望仍泰山般坐于马上的步惊云，温然笑问：“云师兄，长路遥遥，你——”

“要不要喝碗茶？”

步惊云与聂风终于把马车停在那个茶室之外，一起喝茶。

• 那是一间极为简陋，不！应该说极为破旧的茶室！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茶室日久失修，再看茶室的老极及伙计们也是衣衫

不整，便不能苛求这间茶室会给客人什么“绝世好茶！”

还有，那些茶客，亦尽是风尘仆仆的商旅，显见也仅是藉喝茶稍作歇息，并不会讲究什么极品好茶。

幸而聂风与步惊云，也不是什么嗜茶的人，二人甫一坐下，伙计们就自行为他俩端上两碗清茶，二人也毫不计较，一口一口的照喝。

然而喝罢茶后，二人仍没有立即离去的意思，只因二人陡地发现了一件事。

那股杀气！

刚才那股杀气复再涌现！步惊云与聂风清楚辨出杀气来源的方向，二人不期然暗暗朝杀气来源一望，只见茶室内其中一桌，正坐着四名商旅！

不！应该说，四名作商旅打扮的——江湖汉子！杀气，正是来自此四人身上！适才杀气稍纵即逝，是因为此名年约四十的汉子，功力看来亦相当不弱，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更已能把杀气收放自如，惟是，如今步惊云与聂风再次感到杀气涌现，却因四人似乎已在全神戒备，蓄势待发，所以杀气才会在四人如清在弦之间，不自觉地表露无遗。

到底四人在戒备什么人？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杀气既是杀气，那显见他们正想杀人，他们想杀的人，又是何方神圣？会否，也是一个……神话？

聂风与步惊云见状，仍没作声，聂风随即以“冰心诀”凝神一听，竟给他听得而人的密话：“二弟，你真的肯定，‘他’，一定会来？”

“错不了的！大哥，据探子回极，他每天都会前来这个茶室，风雨不改！”

“但，二哥，三弟实在很不明白，当年……‘他’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为何仍会未死，再者，以他当年一世英豪，怎会甘心蛰伏子